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韓騰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三

起丁亥漢桓帝建和元年
止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
凡二十一年

表例說

見第二十一及二十二二十三卷

漢

丁亥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

諱志肅宗曾孫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

春正月辛亥朔日食

三月黄龍見譙

夏四月京師地震

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

阜陵王便

紹封一年阜陵質王傳國五世至王代節王代薨無子國絶二載今以代兄勃遒亭侯便紹

乘氏侯梁冀

嗣封六年以定策功益封萬三千户

潁陽侯梁不疑

亭侯劉廣

以中常侍定策功封

費亭侯曹騰

以中常侍定策功封按曹騰

附

南匈奴

單于兜樓儲立五年卒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車兒漢書作居車兒

芝草生中黃藏府
六月太尉胡廣罷以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

封便漢書作便親於陽嘉二年封侯

勃海王鴻
初封樂安王改封勃海王凡二十六年薨諡孝王無子太后立

以大將軍冀弟封

西平侯梁蒙
以大將軍冀弟封

襄邑侯梁胤

傳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

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官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列勞臣之土具為乖濫胡可勝言書奏不省

劉友益曰書定策功何譏也桓不討賊而以為功是與聞乎弑矣梁冀子弟與官者並書賊之甚矣

八月立皇后梁氏

帝弟蠡吾侯悝為勃海王奉鴻祀

清河王蒜

嗣封三年

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

以大將軍冀子封

安樂侯胡廣

以太尉定策功封

安國侯袁湯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姦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伸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

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欲立王為天子以暠為公暠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

以司空定策功封

厨亭侯趙戒

以司徒定策功封子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

冀屬喬舉汜宮
為尚書喬以宮
為臧罪不用由
是日忤冀

九月京師地震策
免太尉喬以司
徒趙戒為太尉
司空袁湯為司
徒前太尉胡廣
為司空

濟陰言有五色大
鳥見於已氏

冬十一月貶清河
王蒜為尉氏侯
徙桂陽蒜自殺
下李固杜喬獄

坐貶爵
為尉氏
侯徙桂
陽自殺
國除

濟北王次
嗣封二
年
次九歲
喪父至
孝梁太
后詔曰
濟北王
次幼年

至四府
表薦徵
拜議郎
侍講禁
內拜遷
為侍中
嘗諫開
鴻池後
襲封

殺之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上亦怨之會劉文等謀立清河王蒜事覺蒜坐貶徙自殺

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市中皆稱萬歲冀聞大驚畏其終為己

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

害乃更奏前事
大將軍長史吳
祐爭之不得從
事中郎馬融主
為冀作章表時
在坐祐謂融曰
李公之罪成於
卿手李公若誅
卿何面目視天
下人冀怒起入
室祐亦徑去固
遂死獄中臨命
與胡廣趙戒書
曰梁氏迷謬公
等受主厚祿顛
而不扶後之良

之勞

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冀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獄死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鈇右秉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掾陳畱楊匡號泣星行至雒著故赤幘託為

夏門亭吏守尸積十二日詣闕
上書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卒　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朴罵為從事郎中薦欒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
御史

劉友益曰微

劉文此舉稱其得免乎書之罪太后也

尹起莘曰李杜誠忠於漢然不能聲冀弑逆之罪隱忍而死故網目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戊子

建和二年

春正月甲子帝冠赦天下

平原王顧

四月封帝弟顧

河間王建

嗣封七年

白馬羌

三月白馬羌寇

三月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改清河為甘陵冀惡清河名乃改

秋七月京師大水河東言木連理

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為孝崇園貴人

甘陵王理

改清河為甘陵封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

帝加元服賜黃金百斤

勃海王悝

始封帝加元服賜黃金百斤

彭城王定

嗣封三年帝加元服賜黃

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

己丑

建和三年

夏四月丁卯晦日食

六月震憲陵寢屋

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 續漢志曰肉似羊肺或大如手按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則有羊禍

八月有星孛於天

彭城王定 嗣封四年薨謚頃王子和嗣

陵王奉孝德皇祀

金五十斤 諸國王賜同

市　京師大水

九月地再震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内張歆為司徒

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膺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蒞事明治稱神

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尃並有名稱時謂八龍所居里名西豪頴陰令苑康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名其里曰高陽里　膺性簡亢惟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寔出單微同郡鍾皓

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晧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者晧曰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意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

所言倫後被微乃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以外白署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有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部吏白欲禁訟寔曰訟以求直禁

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觧印綬去吏民追思之　皓素與淑齊名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凡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甥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皁白耶

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指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庚寅

和平元年

春正月太后歸政

二月甲寅崩

三月帝還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

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壽善為妖態冀寵憚之冀愛監

彭城王和

嗣封一年

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毁瘠過禮傅相

乘氏侯梁冀

嗣封九年

增封萬戶幷前合三萬戶封冀

奴秦宮出入壽所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起兎苑亘數十里移檄調生兎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有賈胡誤殺一兎死者十餘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及郡守者十餘人

以聞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蠱惑冀

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扶風人士孫奮富而吝冀遺以馬乘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黄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冀曰

冀甚寵憚之冀壽對街為宅珍怪充積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

宜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冀不納 冀猶交結宦官以自固移又奏記極諫冀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移亦不甚罪 冀遣書請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

肇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夜騁娛恣客至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累千金

通使者詐稱他
客蕃皆殺之坐
左轉修武令
時皇子有疾下
郡縣市珍藥而
冀遣客齎書詣
京兆并貨牛黃
京兆尹南陽延
篤發書收客曰
大將軍椒房外
家而皇子有疾
必應陳進醫方
豈當使客千里
求利乎遂殺之
冀慙而不得言
有司承旨求其

事篤以病免
夏五月尊博園廄貴人曰孝崇后
秋七月梓潼山崩

辛卯

元嘉元年
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羣臣朝賀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

任城王崇
嗣封三十一年薨謚節王無子國絕元和元年分東平國以封東平王蒼之

武陵蠻
秋武陵蠻酋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執縣令屯深山

壬辰

北匈奴
自順帝陽嘉年間北單于遠遁不見史傳是年呼衍王侵伊吾敗伊吾司

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令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脩為河南尹脩年十六貌陋不疑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

少子尚崇尚之姪也至帝延熹四年博再見

河閒王建嗣封十年二月薨謚貞王子利嗣

安平王得

西域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有隙謂評子曰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

馬毛愷攻伊吾屯城漢敦煌太守馬達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還

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髠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死於路 陵成都人楷之子

劉友益曰非日食不書晦朔此書朔何

嗣封三十年四月薨謚孝王子續嗣

故致死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

罪冀也春王正朔萬國來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特書尚書張陵嘉舉職也詔以俸贖失刑甚矣

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帝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諫不納秉震子

京師旱任城梁國

饑民相食
司徒張歆罷以光
祿勲吳雄為司
徒
北匈奴寇伊吾
冬十月司空胡廣
致仕
十一月京師地震
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舉崔寔
詣公車稱病不
對策退而論世
事名曰政論
其畧曰凡天下
所以不治者常
由人主承平日

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人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

泰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為國之法有以理身之則致養疾平焉夫刑罰者攻亂之藥石也治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德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求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

路傾險方將拊勒韁鞅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寔瑗子

司馬光曰漢法嚴矣而崔

寔猶病其寛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臣有罪不坐豪民犯法不誅奸宄得志紀綱不立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斯不

易之常道矣
以太常黄瓊為司
空
詔加大將軍冀殊
禮增封四縣賜
以甲第　帝欲
褒崇梁冀使議
其禮胡廣等咸
稱宜比周公錫
之山川土田附
庸司空黄瓊獨
曰可比鄧禹合
食四縣於是有
司奏冀入朝不
趨劍履上殿謁
贊不名禮儀比

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絲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禮薄不悅

劉友益曰殊禮有三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其一也成王唐昱主蕭淵道會梁六播冀佾軒轅黃鉞朝車其一也

壬辰

元嘉二年

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

侯王上其一書賜而備書何也大司馬温則書加之蕭止謂之殊禮異也異之也及王昱書加若蕭道成唐則主淵書自加而已矣

（王位在諸侯王上其一也大司馬溫賜而備書何書則書加之蕭止謂之殊禮異也異之也及王昱書加若蕭道成唐則主淵書自加而已矣）

常山王豹 封八年薨謚節

于寘 王敬代趙評為

建于寘攻敬殺
之　敦煌太守
馬達聞王敬死
欲將諸郡兵出
塞擊于寘帝不
聽徵達還以宋
亮代為敦煌太
守亮至開募于
寘令自斬輸樊
時樊已死經月
乃斷死人頭送
敦煌亮後知其
詐不能討也
京師地震
夏四月孝崇皇后
匽氏崩　以帝

王子鬲
嗣

濟北王次

嗣封七年薨謚孝王子鸞嗣傳子政政無子至獻帝建安十一年國除　據漢書在此年

西域長史敦煌太守馬達令敬隱覈于寘槃死趙評事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請于寘王建坐定敬起行酒叱左右執之

弟平原王石為丧主歛送制度比恭懷皇后

五月辛卯葬博陵

博陵帝父蠡吾侯翼之墓

劉友益曰后葬不地尊藩妾以后禮非常也故地凡后葬書地皆識也

秋七月庚辰日食

史失晦朔

八月濟陰言黄龍見句陽金城言

平原王石

封五年四月詔平原王石主孝崇皇后丧

成國主簿秦牧斬建于寘侯將輸棼等會兵攻敬斬之而自立

	癸巳
黃龍見允街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戒為司空	永興元年 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 夏四月赦天下改元 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
	濟南王廣 嗣封二十五年薨諡悼王無子國除
	車師 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
	武陵蠻 武陵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詹山等皆悉降散

獄輸作左校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至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葬父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

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

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使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作帝乃赦之

陶又奏曰夫

卑君為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匈奴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

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陵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于麑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為窮究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是愚臣所以咨嗟長懷嘆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

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役屬之食其稅帳猶中國之戶數也

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絶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　王室書奏不省　穆字公叔南陽宛人

按朱公叔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年家無餘貲嘗著崇厚論以刺薄著絶交論以矯世其匡諫梁

冀也惓惓懇懇而不能用其疏除奄宦也至于憤懣發疽而卒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冀之辟也惜夫

冬十月太尉袁湯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為司徒光祿勲房植為司空

甲午

永興二年

春正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夏蝗

東海朐山崩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劉友益曰桓爵之濫甚矣特書乳母子深譏之

秋九月丁卯朔日食

太尉胡廣免以司徒黄瓊為太尉閏月以光禄勲尹頌為司徒

冬十一月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

泰山琅邪盜起

乙未

永壽元年

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夏四月白烏見齊國

洛水溢壞

燒當羌

秋東羌舉種與南匈奴左薁鞬等連兵反

南匈奴

是年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叛漢

鴻德苑

南陽大水

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縯為司空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降之

左薁鞬耆等反

東羌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爭止不聽遂出屯長城收兵

都尉張奐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東羌諸豪遂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張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不

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

都尉張奐遣將招誘東羌合擊破薁鞬等伯德惶恐將其種降郡界以寧

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羌豪遂與奐共擊破薁鞬等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貨財為羌所患苦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

受羌悅服

行

丙申

永壽二年

春正月初聽中官常侍以下得行三年服

三月蜀郡屬國夷反

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鮮卑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至邊羌胡皆望風

東海王臻

嗣封三十一年二月薨謚孝王子祗嗣

都鄉侯段熲

以中郎將討平泰山琅邪盜功封

潁陰侯梁馬

莋都

蜀郡夷叛殺掠吏民

鮮卑

初鮮卑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畧異部抄

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以韓韶為贏長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治劇者以司徒掾韓韶為贏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戶入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

	以不疑子封漢書在永興二年
城父侯梁桃	以梁肩子封漢書在永興二年

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為大人立庭于

伏罪含笑入地矣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頴川四長

遣中郎將段熲擊泰山琅邪羣盜平之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部馳赴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偽退設伏賊反追熲悉斬獲

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

欽定四庫全書

丁酉

永壽三年

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選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二郡賊大破之斬其帥公孫舉東郭竇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九真蠻

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雲中度遼將軍李膺到邊羌胡畏服悉還所掠男女

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
閏月庚辰晦日食
京師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植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

九真郡居風縣令貪暴無度縣人宋達等與蠻同反殺令聚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九真都尉魏朗討

奪之猶不能給
況今一人鑄之
則萬人奪之乎
雖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役不
食之民使不饑
之士猶不能足
無厭之求也夫
欲民般財阜要
在止役禁奪則
百姓不勞而足
遂不改錢

秋七月河東地裂

冬十一月司徒尹
頌薨

長沙蠻反

破之

長沙蠻

長沙蠻
反寇益
陽

以司空韓續為司徒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戊戌

延熹元年

夏五月甲辰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日食之變在於梁冀冀收考授死於獄中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大雩

劉友益曰書大雩始此終綱目書大雩

烏桓與南匈奴鮮卑寇緣邊諸郡燒度遼將軍門屯赤坑

鮮卑

南匈奴是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侵擾緣邊九郡燒度遼將軍門

二

六月大赦改元

秋七月雲陽地裂

大尉黃瓊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

與南匈奴烏桓寇緣邊諸郡

引也赤坑烟火相望

北中郎將張奐陰與烏桓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諸胡悉降奐以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

朽宜改任牧守去斥姦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栗省用歲以億計以張奐為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

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不許

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與拘單于車兒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徵陳龜還龜不食而死　梁冀與龜素有隙徵還以抑冀代之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請誅之不省

遂不食死 以种暠為度遼將軍 暠至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無警

巳亥 延熹二年 春二月鮮卑寇雁門	
阜陵王便 紹封十三年	
門德亭侯萬恭	
新豐侯單超	
鮮卑 二月寇雁門殺	

蜀郡夷寇蠶陵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劉友益曰安帝桓帝皆聽行三年喪皆六年復斷豈古禮之難復哉人心之不肖可悲矣故悉書之
夏京師大水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　后恃姊兄陰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

二月莞謚恭王子統嗣

紹封一年自永建元年侯熾絕至是復以功臣子孫封恭為槐里侯修玄孫

益陽亭侯馬昌

以中常侍誅梁冀功封食二萬戶

武原侯徐璜以中常侍誅梁冀功封食萬五千戶

數百人大掠而去
六月寇遼東

蜀郡夷二月寇蠶陵

燒當羌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

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而崩

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劉友益曰此書地不以合葬也故譏之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

紹封一年　自侯醜以罪失國至是復以功臣子孫封昌為全椒侯成之孫

乘氏侯梁冀

東武陽侯具瑗　以黃門令誅梁冀功封食萬五千戶　具一作目

上蔡侯左悺

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羅亭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天竺　天竺國從日南

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先輸上第于冀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吳樹為宛令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戶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未

嗣封十八年以大將軍專橫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帝不能平遂與中常侍單超等成謀收冀印綬徙封比景都鄉

以小黃門史誅梁冀功封食萬三千戶仍為中常侍

汝陽侯唐衡以中常侍誅梁冀功封食萬三

徼外入獻

閒稱一長者而
多託非人非樹
所敢聞也至縣
遂誅冀客為人
害者數十人後
還謁冀冀鴆之
出死車上 冀
腰斬侯猛袁著
詐死不得免胡
武被誅郝絜詣
門仰藥族誅耿
貴人家 涿部
崔琦以文章為
冀所善琦作外
戚箴白鵠賦以
風冀怒琦曰昔

侯冀及
妻壽皆
自殺諸
凡梁氏
孫氏中
外宗親
無少長
皆棄市
是時事
卒從中
發使者
交馳公
卿失其
度官府
市里鼎
沸數日

千戶仍
為中常
侍至帝
延熹七
年卒

都鄉侯尹
勳
以尚書
令誅梁
冀功封
宜陽都
鄉

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

冀秉政幾二十年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冀誣鄧貴人為女欲殺貴人母宣不得帝大怒乃與小黃門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

乃定百姓莫不稱慶	都亭侯虞放 以尚書令誅梁冀功封	安樂侯胡廣
都亭侯霍諝 以尚書令誅梁冀功封鄴都亭	西鄉侯張敬 以尚書令誅梁冀功封山陽西	

門令具瑗等定議誅之帝詔超臂出血為盟使瑗等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賔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

封十三年以大尉坐阿梁氏罪奪爵國除

鄉

仁亭侯歐陽參

以尚書令誅梁冀功封修武仁亭

金門侯李瑋

周以業窮民尹起莘曰冀之死滅非能正王誅也盍亦申告於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明大義討不赦殘其身瀦其宮庶幾討賊之義暴於天下而當時則弗假也是以書伏誅而不去其官識失賊也下書胡廣

以尚書令誅梁冀功封宜陽金門

高遷鄉侯

周永

以尚書令誅梁冀功封下邳高遷鄉侯

等以罪免則
舉朝附逆之
罪尤晚然矣
吁可嘆哉
立貴人鄧氏為皇
后追廢梁后為
貴人帝惡梁
氏改皇后姓為
薄氏久之知為
鄧香女乃復姓
鄧氏
封宦者單超等五
人為列侯世
謂五侯
以大司農黃瓊為
太尉光祿大夫

都鄉侯趙
忠劉普等
八人
以小黃
門預誅
梁冀功
封名姓
不詳
忠宦中
常侍大
長秋璽
帝改封
國侯後

祝恬為司徒大鴻臚盛允為司空　時新誅冀天下想望異政乃舉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案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謠

大誅官官被殺

高鄉侯侯覽

進封一年以中常侍關內侯誅梁冀功進封

言滂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姦暴害民宜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徵處士徐穉姜肱

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帝悉以安車玄纁徵之皆不至　掾豫章人家貧自耕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掾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掾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

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稱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嘗豫炙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裹之至家隧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醊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

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閑常同被寢遇盜欲殺之肱曰

弟幼父母所憐
未聘娶願殺身
濟弟李江曰兄
年德在前家之
珍寶國之英俊
乞自栽代兄盜
兩釋焉但掠衣
貲既至郡中見
肱無衣服怪問
之肱託以他辭
不言盜盜聞感
悔就肱叩謝還
所掠物肱不受
勞酒食遣之既
徵不至詔畫工
圖其形狀肱臥

幽閉以被鞫面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閔汝南人安玄孫苦身修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人隱居講授曇穎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愈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法帝又徵安陽魏桓鄉人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

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

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衆 帝既誅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

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為東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鉅萬侯覽上縑五千匹封高鄉侯又封小黄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内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曰梁冀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上大怒逮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

同死上愈怒并
下之獄大鴻臚
陳蕃太常楊秉
洛陽市長沐茂
郎中上官資並
上疏為請皆坐
免黜管霸亦言
雲衆狂戇不足
加罪上曰帝欲
不諦是何等語
而常侍欲原之
邪遂皆死獄中
黄瓊以變戚益
横自度力不能
制乃稱疾不起
上書諫不納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劉友益曰宦者為將軍自帝始

燒當羌反校尉段熲擊破之

以陳蕃為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諸侯上象四七蕃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象緯失度陰

陽謬序又米女數千食肉衣綺不可貲計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為鄉侯

楊秉為河南尹

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凡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

刺羽羽覺之捕
繫雒陽匡密令
突獄亡走尚書
詰吏對曰乞檻
車徵匡考覈其
事則姦慝可得
吏竟坐論作左
校種亦以他罪
徙朔方超外孫
董援為朔方太
守稿怒以待之
稚故吏孫斌知
種必死結客刼
之以歸亡命數
年會赦得免種
倫會孫

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

庚子	
延熹三年 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	曰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歸
沅鄉侯黄瓊 初以江夏處士	
新豐侯單超 封二年正月卒	
西羌 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	

燮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難作朞兹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

被徵選入侍講進大司農為梁氏忌免至是復拜太尉以師傅恩不阿梁氏封鄉侯

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至帝延熹八年超及璜衡槩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皆奪

掖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

相往來積十餘年冀誅燮乃還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從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爵土

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

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

旌都

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史

單超卒 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雨墮競起第宅以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虐徧天下民不堪命多為盜賊 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刼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

零陵蠻

零陵蠻寇長沙

武陵蠻

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

長沙蠻

長沙蠻反已四年抄掠郡界衆

尸路衞覽珪訴
帝延坐徵詣廷
尉免左悺兄
勝為河東太守
皮氏長京兆趙
岐恥之即日棄
官西歸唐衡
兄玹為京兆尹
素與趙岐有隙
收岐家屬宗親
盡殺之岐逃難
匿姓名賣餅北
海市中安丘孫
嵩見而異之載
歸藏複壁中及
諸唐死遇赦乃

至萬餘
人殺長
吏

出
閏月西羌寇張掖
段熲破降之
夏五月漢中山崩
六月司徒祝恬薨
秋七月以司空盛
允為司徒太常
虞放為司空
長沙零陵蠻反
冬十二月九真餘
寇復反以夏方
為交阯刺史降
之
泰山賊殺都尉以
皇甫規為泰山
太守討平之

延熹四年

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　丙署火　大疫　二月武庫火　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暠為司徒　三月太尉黄瓊免　夏四月以太常劉矩為太尉　沛國劉矩初為雍丘令以禮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耳提訓告

任城王博

紹封一年　自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子絕十載至是以河閒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紹封奉孝王後　孝

都鄉侯段熲

封六年　為護羌校尉破羌有功被誣坐罪免

莋都

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　後至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吏思訟者感之各罷

五月有星孛於心原陵長壽門

火

京師雨雹

六月京兆扶風及凉州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裂

劉友益曰變至四岳非小變矣書山裂始此

王尚光武帝子

天竺

十月天竺國從日南徼外入獻

燒當羌

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冬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

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黄瓊為司空

秋七月減百官俸貣王侯半租貣關内侯以下官貣本作貸音

九月司空黄瓊免特以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

涼二州中郎將皇甫規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降者十餘萬

夫餘

十二月夫餘國王遣使入獻

賫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晝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寵來萊年平

冬

人宗室丕之子諸羌復叛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羌寇幷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徵下獄輸作左校羌寇轉盛皇甫規上疏曰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

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孙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壬寅 延熹五年

春正月南宮丙署火

三月皇甫規擊沈氏羌降之 沈氏羌入寇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

沈氏羌

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沈氏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皆詣規降

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皆降

夏四月驚馬逸象突入宮殿 恭陵東闕火 虎賁掖門火 太學西門自壞

五月康陵園寢火

零陵賊入桂陽艾縣賊攻長沙

京師地震 中藏府丞祿署火

武陵蠻

武陵蠻反寇江陵太守李肅奔走

秋南宮承善閣火
冬十月武陵蠻反
蠻寇江陵南
郡太守李肅奔
走主簿胡爽扣
馬諫曰蠻夷見
郡無備故來閒
而進明府為國
大臣連城千里
舉旗鳴鼓應聲
十萬奈何委符
守之重而為逋
逃之人乎肅殺
爽而走帝聞之
徵肅棄市復爽
門閭拜家一人

為郎　復除其賦役也

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

夷斬首四千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絪推功於本薦以為司隸校尉

太尉劉矩免以太常楊秉為太尉

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

書自訟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半國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托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讐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儋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

規終不荅遂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卯

延熹六年

春二月司徒种暠薨以衛尉許栩為司徒

夏四月康陵東署

鮮卑

五月鮮卑千餘騎寇遼東屬國

火

五月鮮卑寇遼東

秋七月平陵園寢

火　胎帝陵

武陵蠻復反郡兵

討平之馮緄坐

免　宦官素惡

緄坐軍還盜賊

復發免

冬十月上校獵廣

成遂至上林苑

陳蕃上疏諫

日安平之時遊

畋宜有節況今

有三空之戹哉

田野空朝廷空

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顔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書奏不省

十一月司空劉寵免以周景為司空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内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

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初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諸交舊莫敢為言惟規薦舉前後七上及規為度遼將軍薦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自乞為副從之

以段熲為護羌校

尉　西州吏民
守闕為頌訟寃
者甚衆會羌益
熾涼州幾亡乃
復以頵為校尉
尚
書朱穆卒　穆
疾宦官恣橫上
疏曰按漢故事
中常侍參選士
人建武以後悉
用宦者延平以
來浸益貴盛權
傾海內臣以為
可悉罷省更選
海內清淳之士
明達國體者以

補具處不納後復口陳曰漢家舊典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通命兩宮此後權傾人主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肎起左右傳出良

久乃趨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甲辰

延熹七年

春二月邟鄉侯黄瓊薨　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絶不復交至是往吊進奠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

沛王榮

嗣封二十年正月薨謚幽王子孝王琮嗣傳子恭王曜曜傳子契至魏受禪

石鄉侯度尚

以荊州刺史擊破艾縣賊降其衆數萬人又擊桂陽賊卜陽等

汝陽侯唐衡

封六年卒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養子某嗣明年降為鄉侯

當煎

冬當煎種寇武威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

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及為沽酒市肉稱為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問稼穡乃答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容字）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

以為崇德侯

梁王成　封二十九年四月甍謚夷王子元嗣

趙王乾　嗣封四十八年甍子豫嗣豫甍

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乃宣言兵少須諸郡兵至乃并力攻之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喜皆出

武原侯徐璜　封六年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養子𢘿嗣明年降為鄉侯

亢鄉侯黃瓊

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泰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鮮其儔遂與為友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

子敬嗣敬堯子珪嗣至獻帝建安十八年再見

尚乃密使人焚其營壘者還皆泣尚慰勞自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踴躍

封五年以司空免堯年七十九謚忠侯四方會葬者七千餘人

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以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

尚勑令林馮蓐食竟赴賊屯大破平之尚出兵凡三年羣寇悉平遂封遷桂陽太守

賔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
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
陳留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泰見而奇之

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奬進成名者甚衆

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給灑掃泰嘗不佳命昭作粥進泰呵之以杯擲地更進復呵如此者三昭容無變泰曰吾今知子之心矣遂友而善之

陳畱左原

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泰為設酒肴慰之曰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後忽懷忿欲報泰在學原愧復前言遂罷去人咸服焉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泰舉有道不就同郡宋

沖勸之仕泰曰吾夜覩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曰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 濟以為師表 允以雋才陰黄允以雋才知名泰謂曰卿高才偉器然當

深自匡持不然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遣其妻妻大會宗親數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 初允與漢中晉文經恃才傲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公卿遣門生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

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宜加察焉膺然之後並以罪廢　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令子弟就學賑恤窮寡期年教化大行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

過元舍廬落盡
頗耕耘以時此
非惡人當是教
化未至耳母守
寡養孤苦身没
光奈何以一旦
之忿棄歷年之
勤乎且母養人
遺孤不能成濟
若死者有知百
歲後何以見亡
者母涕泣而起
香親到元家為
陳人倫譬以禍
福元感悟卒為
孝子鄉邑為之

諺曰父母何在
在我庭化我鳲
梟哺所生　考
城令王奐署香
主簿謂之曰聞
在蒲亭陳元不
罰而化得無少
鷹鸇之志邪香
曰以為鷹鸇不
若鸞鳳故不為
也奐曰枳棘非
鸞鳳所集百里
非大賢之路乃
以一月俸資香
使入太學與符
融比宇融賓客

盈室香常自守融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留宿明旦泰嗟嘆下林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雖宴居必正衣服妻子視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

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有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仇香漢書作仇覽字季智一名香

三月隕石於鄠

夏五月京師雨雹

荆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七月野王山上有死龍

冬十月帝如章陵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無限護駕從事胡騰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隷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詔書多除人為郎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

欲之路於是乃止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十二月車駕還宮

乙巳

延熹八年

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

劉友益曰人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

是月丙申晦日食

詔舉賢良方正

勃海王悝　封十八年　悝素行險僻僭傲不法北軍中候史弼上封事

都鄉侯段熲　復封一年以護羌校尉擊破西羌進兵窮

上蔡侯左悺　封七年司隷校尉韓縯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

罕姐羌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漢書作勒姐羌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為都鄉侯　覽弟參為益州刺史貪贓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執政操權侯覽弟參貪殘取禍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請免官送	
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勃海王悝外聚剽輕內荒酒樂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	
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斬首二萬獲數萬人降萬餘落乃封為都鄉侯	槐里侯竇武
南鄉侯稱請托州郡聚斂為奸悺稱皆自殺	東武侯具瑗 封七年韓縯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

歸本郡尚書召東掾屬詰以越職東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臧罪貶瑗都

斥臣恐遂滋蔓為害彌大宜豫加制約上不聽悝果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詔貶為癭陶王食一縣

以皇后父拜特進封武為竇融玄孫

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

鄉侯
南宮嘉德署黃龍
見千秋萬歲
殿火
廢皇后鄧氏幽殺
之上多內寵
鄧氏驕忌廢送
暴室以憂死
劉友益曰以
憂死而以殺
書甚帝也綱
目書殺廢后
自桓帝始
詔李膺馮緄劉祐
輸作左校宛
陵羊元羣罷北

海郡臧汙狼籍
郡舍溷軒有奇
巧亦載歸河南
尹李膺表按其
罪元羣賂宦官
膺竟反坐　單
超弟遷為山陽
太守以罪繫獄
廷尉馮緄考致
其死中官飛章
誣緄罪　中常
侍蘇康管霸固
良田美業州郡
不敢詰大司農
劉祐移書所在
依科品沒入之

上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夏四月安陵園寢火

詔壊諸淫祀特留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五月太尉楊秉薨

以劉瑜為議郎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既沒所舉賢良劉瑜至上書言中官不宜裂土傳爵嬖女冗食傷

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考事公行賕賂民愁入賊官輒誅討貧民或貫首級要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陛下又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第惟陛下遠佞邪放鄭聲則政致和平矣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

政者欲令依違
其辭乃更策以
他事瑜復悉心
對八千餘言僉
切拜為議郎
緱氏地裂
桂陽賊攻零陵度
尚擊斬之
陽賊胡蘭等攻桂
零陵太守陳球
固守掾吏白球
遣家避難球怒
曰太守分符受
任豈顧妻孥沮
國威乎復言者
斬乃弦大木為

引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反決水淹賊詔以度尚為中郎將討擊斬之復以尚為荊州刺史餘黨南走蒼梧交阯刺史張磐擊破之賊還入荊州尚偽言蒼梧賊入界徵磐下廷尉會赦磐不肎出曰磐實不辜赦無所除乃徵尚面

對辭窮受罪以
先有功原之
段熲擊西羌破之
秋七月以大中大
夫陳蕃為太尉
蕃讓於太常
胡廣議郎王暢
弛刑徒李膺不
許暢龔之子
也嘗為南陽太
守奮厲威猛大
姓有犯或發屋
伐樹堙井夷竈
功曹張敞諫曰
懇懇用刑不如
行恩孳孳求姦

不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之更崇寛政教化大行

八月初斂田畝税錢按漢田租三十税一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

劉友益曰初者何志始也綱目重取民每謹書之

九月京師地震

十月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劉茂為司空　茂愷子

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　帝將立為后　時竇融玄孫武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為特進封槐里侯

以李膺為司隸校

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立政之要記功忘失今三垂蠢動乞原膺等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

逃還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帝召膺詰之膺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一旬私懼以稽畱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畱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

顧讓曰汝弟之罪司隸何懲自此諸官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赦出宮省帝問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被容接名為登龍門云

徵東海相劉寛為尚書令　寛華陰人為東海王相歷典三郡溫

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功善推之於下災異引躬自責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十一月德陽殿西閤黄門北寺火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　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在金商門

外時連日火災諸宮寺或一日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疏曰惟善政可以已之不肖

丙午

延熹九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詔公卿郡國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

右鄉侯度尚

封三年以遼東太守破鮮卑威震北方卒於官

鮮卑

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六月入塞寇掠

南匈奴

夏與鮮卑烏桓叛漢數道入塞聞張奐去任故也秋奐復

止亂也衆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在外空賦不享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陰陽隔塞故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皆遣成配此國家

緣邊九郡 至乃請降
七月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復以張奐為中郎將匈奴烏桓皆降惟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

之大福也詔拜郎中三月癸未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隷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

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

奏芳曰威明字規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耶遂無所問

夏四月河水清

按漢書上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是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劉攽曰清於桓世其為不祥也審矣

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綱目書河清
二皆亂世也
自此至高帝
壬午近四百
年爾則千年
一清之說亦
不足信矣

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司徒許栩免以太常胡廣為司徒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

先零

秋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

烏桓

聞張奐至皆相率降奐但誅首

秋七月諸羌復反
復以張奐為護匈
奴中郎將督幽
并涼州及度遼
烏桓二營兼察
刺史二千石能
否
殺南陽太守成瑨
太原太守劉瓆
捕司隸校尉李
膺太僕杜密部
黨二百餘人下
獄遂策免太尉
蕃 初帝為蠡
吾侯受學於甘
陵周福及即位

惡餘皆
慰納之

大秦國

九月大
秦國王
安敦遣
使自日
南徼外
獻象牙
犀角瑇
瑁始乃
一通焉
具國
西有弱
水流沙

擢福為尚書時
同郡房植有名
當朝鄉人為之
謠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字植因師
獲印周仲進字福
二家賓客譏揣
成隙由是甘陵
有南北部黨人
之議自此始矣
汝南太守宗
資以范滂為功
曹南陽太守成
瑨以岑晊為功
曹皆委心聽任
褒善糾違肅清

近西王
母所居
處幾於
日所入
也

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用為吏滂不召資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零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字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膺字）不畏強禦陳仲舉（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字）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恃中官勢縱橫晊勸瑨收捕遇

赦瑨竟誅之

小黄門晉陽趙津貪橫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諷有司奏瓆當棄市瑨瓆徵下獄

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為督郵侯覽殘暴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家籍没資財

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

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黄浮收宣家屬悉棄市官官訴宪超浮並坐髠鉗輸作　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悦蕃乃獨上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宜簡練清高斥黜邪佞

則天和地洽矣
帝不納宦官由
此疾蓄彌甚
平原襄楷上疏
曰臣聞皇天不
言以象設教臣
竊見太微天庭
五帝之坐而金
火罰星揚光其
中於占天子凶
又俱入房心法
無繼嗣前冬大
寒竹柏傷枯臣
聞於師曰柏傷
竹枯不出三年
天子當之按春

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書奏不省復上疏曰閒

宮中立黄老浮屠之祠黄老清虚無為浮屠不三宿桑下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同殫）天下之味柰何欲效黄老浮屠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增瓚死獄中脛逃竄親友競匿之貫彪獨不納日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

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旺竟獲免彪嘗為新息長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亦面縛自

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貫父所生也旨名之為貫

丁南湖曰行仁之道自近及遠貫偉節先不忍於一邑之胎產故不忍於天下之名賢由是獨說竇武霍諝訟黨人之寃其善行仁者乎此太學所以推尊而

與郭泰齊名

也

河內張成善風

角相四隅之風以占吉凶

推占當赦教子

殺人李膺收捕

逢宥竟殺之成

素以方伎交通

宦官帝亦頗訊

其占宦官教成

弟子牢修上書

告膺等養太學

游士共為部黨

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於是天子

震怒班下郡國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却之曰所案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肎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

金購募使者四出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

丘濬曰後世朋黨之名始見於此按東萊呂氏有言天下之事最忌互相譏揣妄分清濁其禍最大房周賓客不過學舍中譏誚戲笑之語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哉一世之善類殄瘁國家之元氣消蝕後世

權姦欲盡除善類以傾國家者往往假以為名其禍非獨一時而且千萬世矣嗚呼士大夫尚以口舌為戒哉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張奐是附黨

也又臣昔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為北海相行春至高密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名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

所陳訖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

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待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是慙服待之彌厚

劉友益曰黨錮諸君子予之者取其公忠責之者議其矯激背偏論也綱目於此有權衡矣是故書殺書捕書遂策免而不去其官所以甚帝也

然二百餘人
書曰部黨則
諸君子亦不
得不分受具
咎矣
以后父竇武為城
門校尉武多
辟名士清身疾
惡禮賂不通妻
子衣食裁充足
而已得兩宮賞
賜悉散於太學
諸生及貧民衆
譽歸之

丁未
永康元年

解瀆亭侯

廚亭侯趙

先零

春正月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
夫餘寇玄菟
夏四月羌寇三輔
五月京師及上黨地裂　通鑑不書綱目書之
是月壬子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廷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

萇

肅宗曾孫也章帝子河間孝王開開生解瀆亭侯淑淑生萇是年冬萇薨子宏襲父爵母董夫人

十二月

典

前為太常以諫諍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裼之中致位上列爲烏反哺況於

正月東羌先零圍祋祤掠雲陽煎當諸種復反段熲擊之於鸞鳥大破之西羌遂定
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

書雈譎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誠陛下稷禹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賊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

帝崩無子宏被詔徵入承大統是為靈帝

阜陵王統

嗣封八年

六月薨謚孝王子赦立至獻帝建安中薨無子

士耶遂解印綬符策付縣馳至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嘉其義表請以祖自贖許之

人

十月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夫餘

正月夫餘王夫

國除

吞邉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内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毁譽各得其所則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黄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

勃海王悝復爵

一年

自延熹八年悝以勃海王貶為癭陶王至是年十二月復爵

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

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夷齊甫慤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天下改元永康黨

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

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多至百數

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天下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

奏粥會黨禁中

解所脫者甚衆

賓武所薦揚

喬容儀偉麗數

言政事帝愛其

才貌欲妻以公

主喬固辭不聽

遂不食而死

喬會稽人

秋

八月巴郡言黄

龍見初郡人

欲就池浴見池

水濁因戲相恐

此中有黄龍語

遂行民間太守

欲上之郡吏傅

堅諫曰此走卒戲言耳太守不聽

六州大水勃海溢

冬十月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奐與卓論功當賞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拜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董卓事始此

十二月丁丑帝崩於德陽前殿

尊皇后曰皇太
后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
見甚稀惟采女
田聖等有寵后
素忌忌帝梓宮
尚在前殿遂殺
田聖
范曄論曰前
史稱桓帝好
音樂善琴笙
飾芳林而考
濯龍之宮設
華蓋以祠浮
圖老子斯將
所謂聽於神

乎及誅梁冀
喬咸怒天下
猶企其休息
而五邪嗣虐
流衍四方自
非忠賢力爭
屢折姦鋒雖
願依斟流亂
亦不可得已

賀善曰桓
帝即位二十
一年自延熹
二年以前所
書多為梁冀
二年以後所
書多為宦閹

其餘自書災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畋急征斂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嘗三以寢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具壞諸淫祀若有見者然再祠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為桓也

遣使迎解瀆亭侯

宏詣京師　竇
武召侍御史河
閒劉儵問以國
中宗室之賢者
儵稱解瀆亭侯
宏宏者河閒孝
王曾孫也祖淑
父萇世封解瀆
亭侯武以白太
后定策禁中以
儵守光祿大夫
與中常侍曹節
並持節奉迎時
年十二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三